

断袖文编

叁

——中国古代同性恋恋史料集

张杰 编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断袖文编

叁

——中国古代同性恋史料集成

张杰 编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古籍出版社

(三)

清代后期

钦定书经图说

(清·光绪) 孙家鼎

(清·光绪) 徐邨等纂集

(清·光绪) 詹秀林等绘图

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2 年影印《中国清代宫廷版画》本^①



图中右上部的扭捏少男是一顽童，参见《尚书》（一）。

恒舞酣歌图

^① 《书经》即《尚书》，据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总理衙门石印本影印。

缩本增选多宝船

（清·光绪）点石斋主人增选
清光绪八年（1882）点石斋上海石印本

（一）孟子·万章·于卫主颜雠由至孔子曰有命^①

不有贤臣，不足语圣人作合之正。不有幸臣，尤不足见圣人拒绝之严。

（二）孟子·万章·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^②

弥子与子路，一则余桃恃宠，蛾眉极买笑之欢。一则负米分劳，蓬首忍斯饥之泣。……
弥子与子路，一则丑同炆烛，蒺藜有据石之嫌。一则道寄干城，榛栗有承篋之喜。

（三）孟子·万章·弥子之妻^③

若弥子者，矫驾以为孝亲，余桃以为爱君，丈夫而为妾妇之羞，何能庇其伉俪。……
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谁复知其雌雄。

樊山时文

（清末民初）樊增祥著
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恩施樊增祥
渭南官舍刻本

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^①

以卫卿饵圣人，幸臣之巧于自市也。夫使果得卫卿，孔子之愿，亦子路之愿也。而弥子以主我要之，抑何巧于自市乎？谓子路曰：“吾子从孔子至卫，而主于颜雠由。夫雠由者，论其地望则无荐剡之权，考其生平则有拘囚之辱。岂因不失亲之语，子与子之师

① （清）刘汝霖作。

② （清）周镐作。

③ （清）佚名作。

④ 本文为著者潜江县课上文。

皆未之闻乎？抑以卫国褊小，不足藉手而有为也。吾今不怪讎由，而独怪孔子之漠然于我也。诸邦历聘，原非无意于功名。而何以鄙邠来游，竟坐昧攀援之路。亦不怪孔子之不我主，而独怪吾子之愬然于我也。妻族相依，亦非忘情于姻娅。而何以邢谭幸附，转不邀剑佩之临。夫国中赐第，辱车辙而有余。幕下宾朋，望先生而若渴。在孔子枉敝庐之驾，则鸣钟列鼎，旅食无忧。在吾子托友婿之亲，则拜母升堂，起居尤便。此主讎由之不如主我也。然我之欲得孔子者，更有进。从来君子择交，必严品节，然媒孽亦何可信也。忆昔余桃啖主，只自舒忠爱之忧。孔子之先饭先尝，非此类乎？乃小人妒宠，竟肆其蛾眉谣诼之谈，非吾子莫能察也。问我心而清白何伤，为我友而声华何玷。光仪可接，固将携手而庆弹冠矣。从来儒生遇主，竟倚阶梯，然因依亦何容滥也。我观如矢兴嗟，曾误致绸缪之雅。吾国之贪人败类，非此曹乎？今佞骨已寒，复惑于五十知非之士，惟吾子为能谏也。失所主而穷愁何恤，得所主而巷遇何难。富贵逼人，无庸闭门而伤击磬矣。论荐贤之义，孔子即不我主，亦当曲致夫明扬，然而我不能也。荷蕢封人，今亦同居国内。假令执途人而推荐，则藐躬亦不胜其烦。遇忌克之流，孔子苟不我主，必将阴行其谗说，此则我不为也。子西平仲，今虽不患重逢。何妨托雅谊于居停，使一旦得自行其志，在孔子授餐有主。而忽焉改馆，或恐生东道疑。然讎由谊属婚姻，即主客偕来，亦可同栖于门馆。设异日青云立致，而縲继之士，得如越石之同车。此岂独孔子之幸乎？吾子以床第私亲，而率尔求迁，或恐召师门之哂。然孔子深明时务，苟要津可据，岂容自阻其遭逢。设他年函丈行师，而暴虎之材，得与颜回而并用，又岂非吾子之幸哉？孔子主我，卫卿可得也，子盍为我言之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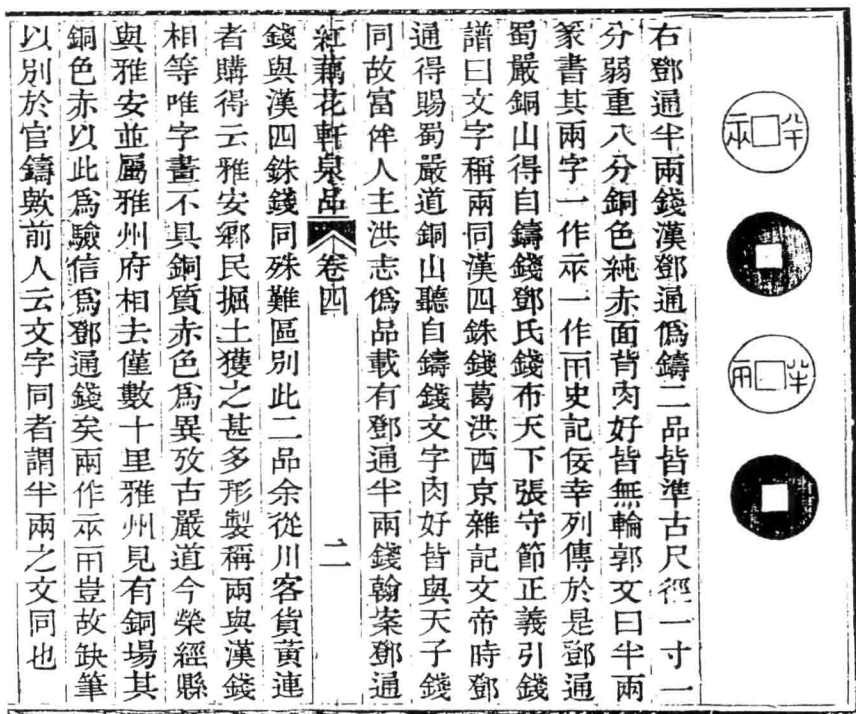
涉笔成趣，可以开导初学心思。（自记）

描写佞人肺肠极假，描写佞人口吻极真。（弟坤拜读）

荆本彻作公伯寮语，为仲夫子所恶，君独不畏蓬、史见怪耶？笑笑。（吴介唐）

红藕花轩泉品

(清·道光一咸丰) 马国翰撰
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影印
《中国钱币文献丛书》本①



鄧通錢及清人馬國翰的說明（卷四）

鄧通錢與當時通行的天子四銖錢殊難區別，圖中之錢係四川當地出土，與官鑄略有不同，故可能是為鄧氏所鑄。

① 據清同治間刻本影印。

缺斋遗稿

(清·光绪)傅维森著
民国十一年(1922年)铅印本

申屠嘉召邓通论

盖闻正身奉法，则清直一节。摧坚肃物，则权贵敛迹。邓通将顺导谏，容悦取媚。都尉之爵高于赏、建，贵幸之遇比于籍、闾。王黼居市令之官，冯权有银靴之赐。穆提婆之入侍本无技能，梁师成之遇主畜以舆隶。徒以席宠惟旧，小心固恩。张放之服饰兼陈乘舆，雀圆之供张宿设殿宇。甲第止辇，膳厨赐钱。既求左藏之库绫，辄列四床之宝物。犹复恃宠废礼，逾赵谈之参乘。背坐受食，过丁期之回盘。权怀恩不及创惩，王义方未随左右。佞人莫斥，任工嘉木之词。朝仪日斲，有甚裂冠之戏。丞相申屠嘉，刚嫓祢衡，憨如汲黯。罗贯作令，早绝请托之私。元凤在朝，不愧清忠之奖。董少平之叩马画地，大言高之恭之棒车。乘法无忌，司棣校尉敢行黠吏之诛，御史中丞不宥贵戚之罪。朱虚侯以军律行酒，叔孙通以绵蕞定仪。戒庙堂跛倚之容，存衣冠涂炭之惧。再思舞殿，河谴必加。屡温挽车，嫉恶殊甚。而通乃傲睨自若，怙侈不悛。弥瑕之命车驾，坐忘僭逾。曹肇之入御帐，蔑视礼法。夫桓典乘骢，尚辟行道。太宗怀鹞，犹避直臣。况以击迷周宝，断袖董贤，特侍席之优容，纵陪乘之娱乐。莫辨天泽，敢陵宰臣。宜乎晁错被罪，比穿太庙之垣。秀实惩奸，欲奋大廷之笏。已而说者谓倨傲以见权要，犹有速祸之虞。敕诏虽违至尊，勿触舍人之怒。故屈膝于执政，由窞出于《尚书》。伶官若兄，堂吏称叔。师曩之媚侂胄，低首降心。彭逊之事李宪，卑躬忍辱。申屠嘉刚劲成性，孤特寡援。袒背之诉苟行，折槛之怒不解。则善伺主意，杨戩愈得进谗。请黜幸臣，鲍宣无难获戾。不知包拯立朝，宦戚之手早敛。李彪进谏，孝文之宠更深。三旨徒奉既殊，王珪一策不建。尤异邦彦词吐廉锏，令如风霜。观于犯南衙之宰相，切戒阿师。杖神策之小军，警及近侍。君上有严惮之意，豪右无偃蹇之形。则赵脩之爱遇虽隆，禄山之骄盈不启。而况赵抃铁面，素无瞻徇。游肇直笔，难令曲恕。斯又金玉不变，雷霆弗惊。论其志节，宋师回逊此坚贞。表厥威望，毛孝先同兹严峻者矣。

列史碧血录

(清·咸丰) 庄仲方撰
清咸丰间木活字暨刻本



萧望之与宏 (弘) 恭、石显 (卷一)



京房与石显 (卷一)

无双谱合刻

(清·同治)陶然
(清·同治)凌澍著
清同治十一年(1872)刻本

(一) 断袖宠^①

压住君王袖，娇童宠百般。
龙衣如引出，蝶梦定惊残。
就此抽刀断，由他倚枕安。
恩联新鄂被，爱割旧齐纨。
酣态全神注，痴情半臂寒。
裳原颠倒惯，袞却补修难。
睡柳迷春色，分桃缔古欢。
便将天下让，敝屣弃犹拚。

(二) 断袖宠^②

一枕曲肱支，朦胧压袖时。
恩深防梦断，宠极见情痴。
柳起方催我，花眠却听伊。
禁声须悄悄，割爱到丝丝。
阳暖身犹恋，新寒臂不知。
恐惊联被鄂，甘作新袂披。
宫有捐纨怨，朝无补袞诗。
东厢才唤醒，掩面忍重思。

① (清)陶然作。

② (清)凌澍作。

清朝野史大观

(清末民初)徐珂编
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8 年影印本^①

卷一清宫遗闻·和珅获宠原因

和珅在乾隆朝为第一权臣，骄横跋扈，天下皆知。岂以高宗之英明老练，而反不觉其奸。直至嘉庆四年，高宗既歿，始由仁宗正其罪哉？此其间盖有故焉。当雍正时，世宗有一妃，貌姣艳。高宗年将冠，以事入宫，过妃侧。见妃方对镜理发，遽自后以两手掩其目，盖与之戏耳。妃不知为太子，大惊，遂持梳向后击之。中高宗额，遂舍去。翌日月朔，高宗往谒后。后瞥见其额有伤痕，问之，隐不言。严诘之，始具以对。后大怒，疑妃之调太子也，立赐妃死。高宗大骇，欲白其冤，逡巡不敢发。乃亟返书斋，筹思再三，不得策。乃以指染朱迅往妃所，则妃已缢帛，气垂绝。乃乘间以指朱印妃颈，且曰：“我害尔矣，魂而有灵，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？”言已，惨伤而返。迨乾隆中叶，和珅以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选昇御舆。一日驾将出，仓猝求黄盖不得。高宗云：“是谁之过欤？”和珅应声曰：“典守者不得辞其责。”高宗闻而视之，则似曾相识者。骤思之于何处相遇，竟不可得，然心终不能忘也。回宫后，追忆自少至壮事，恍然于和珅之貌与妃相似。因密召珅入，令跪近御座，俯视其颈，指痕宛在。因默认珅为妃之后身，倍加怜惜，遂如汉哀之爱董贤矣。不数年间，由总管仪仗而骤跻相位。故珅之贪恣，高宗虽知之，亦不加责焉。迨高宗将归政时，谓珅曰：“吾与汝有宿缘，故能若是，后之人将不汝容也。”未几祸作。

^① 据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中华书局上海铅印本影印。

随园轶事

(清·同治) 蒋敦复撰
清末抄本

(一) 序^①

随园先生年少登科，壮岁归隐，享园林之乐，极声色之娱。桃李门墙遍及巾幗，王侯为之倾倒，走卒识其姓名。文采风流，论者推为明代第一人，非过语也。

(二) 卷一·手札召歌郎

先生宰江宁时，而宰上元者许令也。同官一处，相得甚欢。许以道学自矜，屏绝声色。一日，秦淮小集，坐有歌郎，许目倦之，郎即引去。先生迂许怜郎，而格于同在官场，不便消让。未终席，先生先回署，遣人招郎至。郎误先生犹许意也，不敢来。先生手书小札贻郎，自明其相慕之意，郎乃至。郎固花容月貌，韶秀有姿者，先生大悦之。由是郎出入衙署，习以为常。人谓先生与许同是县官，同有政声，而志趣则两不相同，先生更不愧风流令尹也。

(三) 卷一·张郎

苏州韦畴五副戎率公子饮先生于虎邱，先生将归白下^②，韦遣歌者张郎送之行。韦虽身列戎行，不可谓非善于解事也。时值仲冬，先生欲留郎住随园度岁，郎以有母在苏，不之可。住十日，行将行，先生赶制宁绸灰鼠裘一袭为赠。妃红蜜绿，分配鲜明，绉袍之暖，缠头之锦也。郎称谢不置，先生曰：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论礼尚往来，再当同到苏州。然则拔来报往，其何已时耶？”而握手江干，依依不尽矣。

(四) 卷二·尹文端^③公侍者李郎

李郎者，尹文端公侍者也。公督两江时，与先生唱和，每一诗成，必为郎所持来。积日既久，始而稔熟，继而狎昵。盖李郎年轻而貌俊，为先生刮目也。为文端所知，驰书让之曰：“子真如水银泻地，所谓无孔不入者。”而书则仍倩李郎走送，在文端固并无

① 赞羨袁枚。

② 南京。

③ 尹继善，谥文端。

妒意。先生对李郎启书读之，不禁匿笑。李郎问故，先生告之。李郎惶愧交集，先生为之慰藉久之。及文端移节去，先生与李郎阔别者多年。某年李郎重来白下，文端已归道山。李郎住随园数月，先生与之检文端手迹，所赠诗章简札皮积如束笋。感触前情，相与于邑不已。

（五）卷二·郑板桥

郑板桥工诗善画，精书法，时人以郑虔三绝称之。然先生尝曰：“板桥深于时文，能绘事，而诗非所长。”又曰其书为野狐禅。盖以诗多率直语，而书更出于范围之外也。惟板桥多外宠，则与先生有同嗜，余桃断袖中自无不可引为知己。板桥尝欲改律文答臀为答背，闻者皆笑之。先生语人曰：“郑大有此意，惜断不能办到。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，则真实获我心矣。”

（六）卷四·变童之自始

或问先生变童始于何时，先生曰：“《周礼》有不男之讼，盖即此也。”其人曰：“《周礼》注谓天阉不能御女者，殆即变童之谓？”先生曰：“自古及今，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讼者。经文简质，注者穿凿，实则指此事而言，无足疑也。《商书》‘比顽童’一语出梅颐^①伪古文，不足为据。《逸周书》称‘美男破老’，则亦于此事为近。然则变童盖自周始，周以前未之前闻，自周以后著为令典矣。”其人颌而笑之。先生平生好男色，故其人举以相诘，而先生所答之言乃确有可征，其人遂不更有言也。有某客在座，顾先生而笑曰：“君真可谓数典不忘。”

（七）卷四·歌郎送别

先生在都中时，有歌郎吴文安者，苏州人也。年少美丰姿，供奉大内，声名藉甚，先生与之甚契。吴亦以先生为南人，颇以萍水相逢为乐，时来先生寓中。每遇考试，吴为吮笔磨墨，摒挡周至。及先生成进士，入词林，吴为之欣喜者累日。嗣后先生以知县出都，吴送至紫竹林而别。河梁携手，不尽依依。所谓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也。

（八）卷四·吴下重逢两供奉

都中名伶陆才官者，亦苏州人也。供奉大内，色艺与吴文安埒。先生先识吴后识陆，陆齿略稚于吴。两人时来先生寓中，时人目为双璧。及先生外用出都，遂相契阔。三十余年后，先生游吴中，忽遇两人于虎阜。初皆不相识，可中亭司客者以彼此皆盛名鼎鼎，两为通

^① 即梅賾，东晋人。

姓名，乃各恍然。时陆年已近五十，吴更五十外，先生则六十余岁矣。吴陆俱以葬亲归里，不复再作京师游。先生则春明旧梦，握手歔歔，回首前尘，不胜故人何戡之感。

（九）卷五·金凤

先生好男色，如桂官、华官、曹玉田辈不一而足。而有名金凤者，其最昵爱也，先生出门必与凤俱。某年游天台，凤亦同行。刘霞裳秀才，先生弟子也。时刘亦同在舟中，一见凤而悦之。刘年少美风姿，凤亦颇属意也。先生揣知两人意，许刘与凤宿。作诗有“成就野鸳鸯，诸天色欢喜”之句，此可以见先生之风流自在者矣。

（十）卷五·桂官

先生之昵桂官，不亚于金凤。桂官姓钱，故有“小字桂枝仙，钱郎剧可怜”之句。一日先生寻春扬州，与桂偕行。桂善歌，舟中为先生度曲，先生以洞箫和之。有“姜石帚小红，低唱我吹箫”之趣。先生时年六十余，行市中不扶杖，而桂为之挽手。市中人观而羡之，日为神仙焉。

（十一）卷五·华官

华官姓杨，沈文憲公字之曰澧兰。先生始遇于吴门，极爱慕之意。时华演《长生殿》，先生以二十金作赏赉费。先生看花不轻解囊，此其破格也。华以先生为知己，愿随之归，后居随园数年。

（十二）卷五·曹玉田

曹玉田者，吴门歌伶也。先生游吴门，亦与桂官俱。桂官便道请假省亲，盖桂亦苏州人也。先生倦游将归，而桂犹未来。先生不能待，思挟华官同行。华又以勾当未了，一时不能即行。而先生固自谓不肯离花过一宵者也。先生反棹，玉田送之京口。先生大喜，有“桂枝月下香何处，玉树风前影又飘”之句。先生年已六旬外，人谓其老兴正复不浅，而比玉田为太白之汪伦云。

（十三）卷五·吴文安、陆才官

吴下歌郎吴文安、陆才官者，供奉大内有年。先生在京时，与之甚契，论者比之李玉桂之于毕制军^①。吴性甚孤特，娶妻一夕即离。陆则一妻二妾，貌并姣好。先生归隐仓山，尝携之而至，流连风景颇有终焉之志，嗣以太夫人命遣之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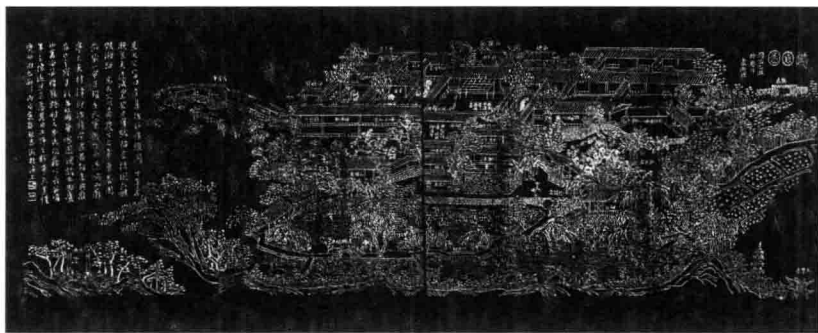
^① 李玉桂官与毕沅。

(十四) 卷六·乞释修发匠之归束

先生乞上元令李竹溪释枷犯一事，两函皆刊尺牘中，惟不载枷犯姓名，及托业修发而非真有修发伎者，先生所谓店家之酒旗，以貌招以体荐而非以伎奏者也。则此后改作何业，其归束尤不可知。闻使者先生文孙又村明府云：“此人姓陈名全宝，善唱青衫。释放之后住随园数月，无赖如故，戒之屡不悛，后逃入某盐商家戏班中为私家供奉”云。

袁枚全集

(清·乾隆) 袁枚著
王英志主编
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



随园图 (清·同治) 袁起作

袁枚壮岁归隐，无意宦达，乃于南京小仓山下筑随园而居之，前后近五十年。此园也就成为诸多风流韵事的发生地，世称袁枚为随园先生。

见闻杂录

(清·光绪) 羊城日报社编
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羊城报局铅印本

卷二·袁子才轶事十四则

袁与尹文端公子名似村者有杜甫—严武之爱，似村貌妩媚如好女子，袁尝以此事夸

耀同侪，闻其语者无不鄙之。

与袁同时有屈梅翁者，颀而髯，淫于诗，诗格高超，袁叹勿及。《秋草》十律最传诵当时，有屈秋草之目。性爱洁，早岁丧其偶，遂不复娶。年七十游都下，名公巨卿争相延揽。伶人玉依者，貌美而能诗，为某邸外宠。时屈亦为某邸客，某邸善扶箕之术，言玉依前生为屈梅翁子，今生仍需为屈作嗣。某邸遂命玉依父屈，玉依亦喜。未几屈携玉依南归，某邸厚赈之。舟泊秣陵，屈与玉依同访袁随园。袁见玉依，以为艳绝。私投以诗，诗多调谑语。玉依愠甚，逃席遁去，以被蒙面而泣。屈归，具以告，且劝屈绝袁交，屈颌之。后屈病竟死，袁不能忘情于玉依，计取豪夺将甘心焉。幸某邸以书召归，始获无恙。近人《品花宝鉴》一书详载其人，袁作侯石翁。集中有“云郎捧砚手应寒”一诗堪证，题为《赠某郎》。

图像劝劝录

(清·光绪) 朱超然编
清光绪间杭州同善斋善书局刻本



幻女诱童 (利集)

参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(六)。



淫奴子报 (利集)

参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(五)。

雨窗消息录

(清·光绪) 朱克敬撰
岳麓书社 1983 年版

甲部卷一

道光壬寅年^①英夷犯广东，果勇侯杨芳为参赞。因夷人炮利，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。和议成，遂不果用。有无名子嘲之曰：“杨枝无力爱南风^②，参赞如何用此公？粪桶当年施妙计，秽声长播粤城中。”

里乘

(清·道光-同治) 许奉恩撰
齐鲁书社 1988 年版

(一) 卷四·某太史鬼求代

京师某太史，情重前鱼，终岁不御妻妾，但狎优伶。尝有友招饮，忽遭优伶所戏侮，为坐客姗笑，羞忿自经。其鬼求代。^③……

里乘子曰：往予游京师，友人招饮，座客无不各召歌童侑酒，否则即不合时宜，举座皆为不欢。而歌童闻召即至者，主人意气洋洋，如膺九锡；脱有再三候之不至者，座客辄冷语相消，主人颜色惨沮，坐立不安，观其盼望情切，直不减于秀才望榜。恶习相沿，牢不可破，真为咄咄怪事！至若太史为优伶死，尤为绝无仅有，可补《情史》之缺。予尝谓：烈士殉名，荡子殉情。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古今忠孝节义，皆不外一“情”字，但恐人误用其情耳。以堂堂太史，屏妻妾而割骨肉之爱，昵优伶而乖阴阳之和。下流忘反，已属有玷清班；而一遭戏侮，即不惜以身殉之，亦何性命鸿毛乃尔耶！

① 道光二十二年，1842 年。

② 男风的谐音。

③ 参见《醒睡录初集》(二)、《越缦堂日记补》(咸丰十年七月二十日)、《柳弧》(一)、《小说考证》、《燕台花事录》(四)、《谈异》。